

路边捡来的老公

难得放假回家一次，爸妈就神色严肃地叫我去相亲，抗议无效，我只得撒泼耍赖：

「凭我这姿色，只要我愿意，找个男人结婚就是分分钟的事！大街上举着一本户口本，要娶我的男人排满整条街！我就是想一个人罢了！」

后面爸妈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大概说了些什么，我都记不清了，但是我整个人都很烦躁火气大，饭也吃不下去，筷子啪地一声甩在桌子上，气氛就此紧张起来。

无非就是些「你都 28 了。」「老了谁给你收尸？」「你这是不孝！」……之类的话。

我都听了好多年了……

我转身要走，老妈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，突然扔给我一本户口本，「吹牛不打草稿！你把户口本拿出去问，看看谁愿意跟你结婚！」

还挺好笑，但是我心里憋着一股气，被这么一激，二话不说，拿着户口本扭头就往楼下走。

然后，我就和江子辰站在了民政局外边。

一阵风吹来，我看着手里烫金红本本，顿时清醒了几分。

不就是要拒绝父母给安排的相亲么？

怎么最后真的嫁出去了？

要知道，我自小就觉得自己就是个祸害，虽是女生，恶作剧，插科打诨的事没少干，要不是后来……

反正长大之后，大概是良心发现吧，我立志孤独终老，绝不祸害他人。

这这这，我侧着脑袋，看看我身边这个在大街上被我随便拽来，除了知道名字外，其余一概不了解的男生，一时倒不知如何开口。

「我们回家吧，老婆！」江子辰也看向我，眼神中是化不开的温柔。

我浑身一个激灵，往旁边挪了挪，一狠心，直接开口：「江子辰，咱们离婚吧！」

他倒也不生气，嘴角依旧上扬，很耐心地问：「为什么呀？」

他问出声的时候，拖着长长的尾音，让人感觉在撒娇。

「不是，咱们之前也不认识，我就是……就是发昏，我问你的时候也没想着你会答应……你是不是脑袋不太好？要不然，为啥会答应我这么荒唐的要求？还专门回去拿户口本，这……这不科学！」因为焦虑，我说得有些乱。

但我相信，该表达的意思，应该都已经表达清楚了。

不知这江子辰是不是天生的慢性子，他听完我的话后，只轻轻「哦」了一下，随即，将撑着挡太阳的伞往我那边挪了挪，才补充说道：「这个世界上，有很多事，不是用科学就能解释的。」

我觉得他还是没听明白，尽量放缓了自己的语速，重新表达了一下我此刻内心想离婚的迫切：「我、我……我配不上一表人才的你！及时止损吧！真的！」

这话我说得极尽诚恳。

可这个江子辰，看着仪表堂堂，潇洒俊逸，可脑袋里的毛病比我想象得要重，态度坚决地再次拒绝了我的提议：「能娶到你，我很高兴！」

已经不能愉快地和他交流下去了……

我好懊悔！一跟人呛起来就不过脑子，一不过脑子就犯颜控。谁知道美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呢？

不过话说回来，江子辰这个人长得是真好，一米八五的个头，不胖不瘦，目测衬衫下还藏着肌肉，眉目俊朗，绝对是人群中耀眼的那一个。

我还站立在阶梯上自我怀疑，江子辰已经撑着遮阳伞往前了，见我没动，又折回来，想了想又说道：「现在娶一个老婆好贵的。首先在 C 城要有一套房子，然后得几十万的彩礼，还有杂

七杂八的费用……我们离婚了，你能帮我再找一个不要房子，不要彩礼，不要酒席的老婆吗？」

他这么一说，我顿时豁然开朗。

我还觉得人脑子有毛病，其实人精得很呀！

我很认真地想了想，要想帮他再找这么个便宜老婆，好像是有些难。

我觉得自己把自己卖了，不甘心地跟上他，喋喋不休地问：

「你在 C 城还没房吗？那你有多少存款，够首付吗？不行你买离区市稍微远一点的也行的，其实现在很多的女生都没有你们男人想得那么物质，真的……」

江子辰走得昂首挺胸，无论我说什么，嘴角始终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弧度。

走到了马路边他止住了脚步，我却走得刹不住车，他转身伸手，准确无误地揽住了我的腰，我的脸一下贴在了他的胸膛上。

我张嘴就要破口大骂，一辆车在我们身边呼啸而过。

「走路还是那么喜欢不看路吗？」他嘴角的弧度更上扬了一些，刮了刮我的鼻尖。

我愣了，真的愣了，偶像剧吗这是？又尬又土！但是我怎么感觉心脏扑腾得有些厉害？

手机铃声及时地止住了我犯花痴。

我手忙脚乱地将手机掏出来一看，是老妈打来的，我咧咧嘴，转过身去接通。

「小凉，在外疯了一圈得了，快回来吧，趁着十一假期，赶紧多相几个，你都多大了，再嫁不出去，上了三十，就真是老姑娘了！」手机那头，老妈说得苦口婆心。

我扭头看了眼站在我身后的江子辰，一下有了底气，气势十足地对老妈说道：「我已经在街上拉了个男人结婚了！」

老妈毫不相信，甚至说我较劲：「得了吧！」

「我说的是实话。」

「行，后天你爷爷生日，把你老公带来。」老妈说得漫不经心。

显然，还是不相信。

也是，换成任何一个正常人，都觉得这事儿不真实。

我也懒得费口舌：「行，后天我就带来给你们过过眼！」

江子辰笑咪咪地微微弯腰，看我挂断了电话。凝视着我的眼睛，又问了一遍：「老婆，我们回家吧？」

我被问得头皮发麻，但想到刚刚和老妈的保证，我挤出笑容，结结巴巴地回应：「回……回家……回家！」

江子辰领我回了他家。

在市中心的一个挺高档的小区，我狐疑地跟着他的脚步来到他口中的家，感慨了一句：屋子挺大，整理得还不错。

「这么大的房子，你一个人住吗？多浪费呀，你不是还想着攒钱娶老婆吗？我觉得你可以租一个小一点的房子，把剩下的钱存起来，然后……」

我一开口，就有些刹不住车。他突然扭过头，歪着脑袋很认真地问我：「老婆是在嫌弃我花钱太大手大脚了吗？那以后我赚的钱都上交，家里的开支都由老婆来管，好不好？」

「我没有，我不是，你别瞎想！」

这一口一个「老婆」的，我都要吓哆嗦了。这人都不羞耻的吗？

一丝狡黠的笑从他的嘴角浮起，他很顺手地捏捏我的鼻子又松开，随即朝阳台走去。

阳台的笼子里，关着一只小泰迪，正对着江子辰叫个不停。

很明显，那叫声并不欢快，反而带着凌厉，露出了他的小尖牙，充满了攻击性。

江子辰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，给添了点狗粮后朝着我挥挥手，问：「你要不要来抱抱欢欢？」

这小家伙一副不好惹的样子，江子辰还让我去抱，肯定没安什么好心。

我还在犹豫，江子辰已经站到我面前，很自然地牵过我的手，半拖半抱，将我带到了狗笼前，「欢欢，想妈妈了吧？爸爸给你把妈妈找来了。」

这话听得我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，想反驳却无从说起。谁让我拉着人家结婚了呢？

小家伙见到我突然不叫了，眼睛咕溜咕溜转完，又叫了起来。这次的叫声欢快异常，要不是笼子隔着，感觉它能立马扑到我的怀里。

「欢欢很喜欢你！」江子辰总结完，顺势打开了狗笼。

欢欢一下蹦跶到了我的怀里，在我的胸口蹭来蹭去。

我的心一下就酥了，摸摸它软乎乎的小脑袋，笑了。

江子辰立即开口：「你笑起来，还是那么好看。」

他抿着嘴笑，看着我一脸宠溺。

我稳了稳心思，问：「你既然暂时不想离婚，那也成，先约法三章，可以吧？」

「好，听老婆的。」

江子辰答应得很爽快，我却还是觉得怪怪。

我尴尬笑笑，又将自己的要求提了出来：「那个，既然有夫妻之名了，后天我爷爷生日，你……你陪我回去一趟，问题……应该也不大吧？」

「陪老婆给爷爷拜寿，理所应当。」江子辰一脸令人发麻的温柔，目不转睛看着我。

我这边要求都提了，所以江子辰的要求我也不好意思拒绝。

便暂时住进了他家。

也不是没想过他会不会对我图谋不轨，但看看那张俊得不像话的脸，我又释然了，指不定谁吃亏呢！

三天后，我雄赳赳气昂昂挽着江子辰的胳膊来到了爷爷摆席的酒店。

爸妈惊了，姑婶惊了，爷爷奶奶惊了，堂哥堂姐也惊了……

我很神气地甩了甩我的头发，清了清嗓子：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公！」

堂姐苏雨撇撇嘴，嘲笑我头发短，甩起来特别像疯子。

嫉妒，这就是赤裸裸的嫉妒。

不过堂姐说得倒是没错：我素来假小子，近来发懒，才将头发留到了肩头，加上我动作大，那个狂妄的场面是人见了应该都想打我。

不过我心情好，将江子辰的手挽得紧了一些，走得越发趾高气昂。

老妈大概是看不下去了，十分与时俱进地怀疑我：「租的？」

我为老妈的脑洞大开而感到无语，大声辩驳：「领了证，货真价实！我老公！」

在单独面对江子辰的时候，我很不愿意承认和他的关系，但现在，我扯着嗓子四处宣扬我们是夫妻，就差将结婚证摊开，让在场的每一位给过过眼。

江子辰嘴角挂着标准的弧度向在座的每一位解释：「我很喜欢小凉，偷偷喜欢了很久很久。」

江子辰也太会了！说得深情动容，别说我妈，连我差点都要信了他的鬼话。

这还不算，江子辰顿了顿，随即对我妈说道：「妈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对小凉好。一辈子，只对她一个人好！」

江子辰的话有些像发誓，我怀疑他平时喜欢看偶像剧。

正午入了席，他坐我身边，很耐心地剥着虾，一个一个剥得干干净净，放在盘子里。

堂姐见了，酸溜溜地说道：「妹夫可真体贴，这些虾，都是帮小凉剥的吧？」

爸妈和我同时变得神色复杂起来。

江子辰适时地摇摇头：「不是，小凉不爱吃虾。」

爸妈听完这话重新埋头当起了干饭人。

我更加狐疑地看向了江子辰，相识不过三日，我从没和他说过自己的喜好，他却如此笃定……

「小凉不爱吃虾，那你干嘛剥那么多也不吃？」堂姐奇怪地问。

江子辰顿住剥虾的手，无奈一笑：「习惯了。」

三个字，似乎有无尽的惆怅。

我生怕堂姐再问出更多纰漏，赶紧站起来转移话题：「来来来，今天是爷爷生日，咱们一起举杯，祝爷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吧！」

大家纷纷举杯，江子辰却在我「咕噜」喝了一大口后，凑近我小声叮嘱：「小凉，少喝些，你酒量浅，两瓶啤酒，不能再多了。」

我放下杯子坐下时晃了晃。

我是酒量浅，最多只能喝两瓶啤酒，再多就该胡言乱语了……

可这些，和我不爱吃虾一样，从来就没有和江子辰说过。

宴席继续，江子辰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，他为我夹了一块剁椒鱼头的肉，细心地挑拣去鱼刺和剁椒，往我碗里送：「明明吃

不了辣，却又偏爱吃，吃这个吧，不是很辣。」

蛋糕上来了，每人一份，他将自己那份端到我面前：「你最喜欢的芒果蛋糕，我这份给你吧！」

.....

江子辰的表现让我爸妈连连点头，什么都不用问，我就知道他们对江子辰有多满意了。

只是我，为这无微不至了如指掌，遍体生寒。

我默默扒拉着江子辰夹的菜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大街上随便拉来的一个人，怎么会对我了解得那么清楚。

席间爷爷问我问题，我都有一搭没一搭地回，江子辰倒是殷勤，跟爷爷聊得欢快，把自己的老底兜了个干净。

「爷爷，我叫江子辰，在 C 城人民医院当医生，房子买在了回府！」说到这里，江子辰停顿了一下，求救的目光投向了
我，毕竟我们认识结婚的理由有些太扯，估摸着 he 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

「我们就，我们就……」我支支吾吾，心中却在盘算：原来回府的房子是江子辰买的，那怎么可能找不到老婆，他究竟是何居心……

大伯突然插话跟江子辰搭话，「是人民医院的医生呀，前途无量啊小伙子，你是哪个科室的呀？我之前有个兄弟，去了医院当什么机械的修理工，你认识不？叫……」

「还在轮科室呢！轮到心外科了……」江子辰打断了大伯的话，神色陡然变得冷峻。

大伯没多问，没一会，话题又落到了别的身上，江子辰的神色又温柔了起来。

宴席结束，天下起了蒙蒙细雨，江子辰撑着伞将我带到了车里。

车里，是好闻的柠檬香味，来时我也闻到了，并未在意，但现在，我想了想，问他：「你喜欢柠檬香？」

江子辰系好安全带，笑着摇摇头：「我不喜欢，可是，你喜欢呀！」

果然，和我猜的一样。

我沉默了下来，一时不知道要接什么话，江子辰这时打开音乐，音乐带了摇滚，是我喜欢的风格。我不由苦笑，「是因为我喜欢摇滚乐，你才听的吧？」

「嗯，之前从没听过这么闹腾的音乐，总觉得太吵，现在听听，感觉也不错。」江子辰答得很自然，丝毫没察觉到我话中的无奈。

我终于忍不住，将心中疑惑问出口：「江子辰，你为什么会对我的一切，了解得那么清楚？」

「用心。」

这打太极一样的回答，让我觉得不安。

或许，我以为的巧合，都是他的蓄谋已久。我不由自主拽紧了安全带。

趁着假期的最后一天，我推托家里有事，去了一趟人民医院的心外科。

我随意拉了一个护士，装着漫不经心地问道：「护士姐姐，听说你们科室有个挺年轻的医生，长得很帅气呀，叫什么江子辰的，对吧？」

「对呀，太帅了太帅了！」那小姐姐显然是认同我的观点的，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和我拉近了距离。

我打铁趁热：「那江医生今天在吗？我请他看病该挂什么号？」

非常正常的一句问话，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到哪里有问题，护士小姐姐却飞速地变了脸色，推说科室好几个江医生，不知道是哪个，慌慌张张跑了。

我愣了，弄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好在另有两个护士并排走来，我重新打起精神，笑嘻嘻地问：「两位护士姐姐，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江子辰的医生吗？」

「江子辰？」一个护士沉吟着说，「就是那个死了……」

话说半截，她身边年长一些的护士干咳一声，她立即冲我摇头：「没有，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叫江子辰的医生！」

说罢，两人神情严肃地从我身边走了过去。

这话，说得让人不寒而栗。

随即，我又追问了好几个护士医生，所有人都是很果决地摇头否定江子辰的存在。

走出医院的时候，阳光灿烂，可我却觉得浑身凉飕飕的。

从那些人的表情中，我能看出他们其实都认识江子辰，可为什么又一个个闭口不提呢？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句没头没尾的话。

死了……

我到江子辰家的时候，他还在阳台喂欢欢。那么温柔，欢欢却对他狂吠不已。

……他不是人？

江子辰听到了声响，立刻站起身，热情饱满地欢迎我：「回来啦！」

我顺着他的话点点头，突然问他：「江子辰，我想吃小区对面那家的麻辣烫，你能帮我去买吗？」

「那简单，我帮你点他家的外卖吧！」江子辰说着已经将手机掏了出来。

我凑到他跟前，仰着头，撒起娇来，「我想吃你亲手给我买的，好吗？」

江子辰突然愣住了，愣了快一分钟，才冲我笑，似乎很激动，捏了捏我的鼻尖，「好好好，我这就给你去买，马上去！你在家，乖乖地等我。」

「好。」我攥紧了拳头，看着他拿了一把伞出门。

我深吸了两口冷气，很努力地回想，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撑着伞，而那时已经入秋很久了。

之后他也一直出门必撑伞。只有偶尔几次阴雨天气，他才像是忘了这事。

那个护士的回答又在耳边回响：「就是那个死了……」

只有鬼，才会那么惧怕太阳。

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疯了。

我拨通了我十多年的好友——凌舒如的电话。

半个小时后，我坐在了 C 城的一家心理诊所里。

医生笑着告诉我：「心理检测状况超过来我这里百分之九十的人，你很健康！」

凌舒如推了推我的肩膀，笑我这辈子最不正常的时候就是跟她打电话的那一刻。

可我依旧心事重重，到诊所大门的时候还恍若梦中，我一把拽住凌舒如的手，「小凌子，我是不是失过忆？还是经历过生死，将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人给忘记了？」

是不是像电视剧里的苦情女主一样，将我的爱人忘记了？所以江子辰才总是那么深情悲伤地看着我。

凌舒如一脸嫌弃，「你唯一忘记的就是欠我的钱。」

我不服气，「哪里有，只有大学有一次让你帮我带饭，少给了你三毛钱零头而已……」

是啊，我什么也没忘。

凌舒如像老母亲一样拍了拍我的额头，「虽然我认为鬼是不科学的，但是比起你失忆的猜想还是要科学那么一点。」

她说完就拦了一辆车准备跑，我焦急地解释，更像是给自己壮胆，大声地朝她喊：「不可能是鬼，这不科学！」

凌舒如坐的车已经行驶了，她将头探出车窗，嚷道：「可是很多事情，是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的。」

我浑身一震，想起领证的那天，江子辰似乎也说过类似的话。

这个世界上，有很多事，不是用科学就能解释的。

我晃了一下脑袋，马不停蹄地回去收拾东西。

是的，我要跑。

江子辰却突然回来了，目光落在了我身后拖着的行李箱上，他慌慌张张地将伞放一边，扶住我的肩膀，眼神脆弱又狼狈，「你要走？」

见我点点头，他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样子，「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？」

我又摇头：他没有哪做得不好，恰恰相反，他就是一切都做得太好了，关心体贴无微不至。我不光无法习惯，甚至感到恐慌。

我稳了稳心思，强行迎上他的目光，说得斩钉截铁：「我们离婚吧！」

他这回是真哭了，眼泪掉得都很美，像个小仙男，可说出来的话却让我更加恐慌。

他问我是不是忘了，我和他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他迟到了一分钟，我一整天没理他，他不停哄我，给我买了口红当赔礼，我还骂他直男，送什么死亡芭比粉。

是不是忘了，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忘记过一次 520，我惩罚他给我煮螺蛳粉，后来他都忘了螺蛳粉有多难闻，却依旧记得我吃得有多开心。

还有还有大四毕业那年，我为了他拒绝了 A 城上市公司的 offer，留在 C 市。他向我保证一定会成为最出色的医生。

.....

江子辰说得很动情，每一字每一句，都能感受到他的一往情深。

只是，他所说的每一件事，和我都没有任何的关系。

我不会化妆，向来素面朝天，芭比粉的颜色长什么样我至今不太会辨别。

我大学的时候身体不太好，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太敢吃，更别说螺蛳粉了。

我从小到大生活在 C 市，根本不存在去 A 城找工作的经历……

他说得越多我越害怕，几乎要夺门而逃了。

他拦在我身前，不甘心地重复问我是不是都忘记了。

哪怕不甘心，他问的时候还是很温柔。

我颤抖着牙关回应：「我忘记了，统统都忘记了！不，我根本就沒和你在一起过！」

他的目光开始变得没有焦点，颓然道：「我是个医生，可是我一直相信有前世今生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」

我听完越发觉得自己处境危险，没有顺着他的话问，「我要报警了……不是，我认识好几个风水师，我现在……现在就能给他们打电话！」

「你以为我是鬼？」

他似乎被我的话逗笑了，「是啊，你终究不是她，我们去离婚吧！」

说完他扭头拿伞出门，一气呵成。

我小跑着跟上他，见他眉目之中的一缕愁绪，觉得自己有些过分。

当初拉着他去领证的人是我，领完证一直念叨离婚的人也是我。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，可他却似乎从来没伤害过我什么。

外面阳光有些毒辣，江子辰主动撑开伞，见我犹豫，他开口道：「以前不总是埋怨我不知道呵护你娇嫩的皮肤吗？」

我默默无语地钻入他的伞下，一起去民政局……

我的生活重新归于平静，忙于工作。

离婚之后的日子过得飞快，我没跟爸妈说起这事，自然也没人唠叨我。

只有凌舒如常常懊悔自己那阵子太忙，而错过了面见大帅哥的机会。

「江子辰究竟是人还是鬼，和我已经没什么关系了。」离婚大概三个月后，我闲逛在街边的时候突然冒出了这个念头。

正疑惑我为什么会想到他。一声惊呼，一闪身影将我猛地拉过去，紧接着是「啪」地一声。

我懵懵的，看见我刚刚站的地方跌碎了一个花盆。

江子辰看着我的目光满是急切和关心。太阳明晃晃的，他一手搂着我的腰，一手拉着我的手。

没有撑伞。

许多人围了上来，对着那盆跌碎的花盆议论纷纷。

「太危险了！要是我晚了一点点，要怎么办？」他没有要放开我的意思，双手都在用力，害怕得抖了起来。

我一下子就心软了，反而安慰他，「别怕。刚刚真是谢谢你呀。」

我曾经也是经历过生死的人，曾经躺在病床上日日思考生命的意义。最后我发现，生死无常，活着的时刻才有意义。

所以我并不怕。

而我这一脸平静的样子大概也让他很无奈，他鼓起勇气问我，「这里离我家很近，要不要去坐坐，欢欢很想你。」

如果没发生刚刚那一切，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拒绝，但现在，我答应了。

和他说的一样，欢欢一见我来，就直摇尾巴，我征求了江子辰的同意，将欢欢从笼子里抱了出来。

江子辰递给我一杯水，很平常地说道：「有一次我粗心，带它出去的时候接了个电话把它给弄丢了，后来哪怕找到，它都不喜欢我了。每次见我，就把我当仇人一样。」

这话不太好接，好在江子辰本来就没指着我会回应，推说狗粮不够了，逃也似地出了门。

我无奈地摸摸怀里的欢欢：「爸爸肯定不是故意的，欢欢对爸爸好一点，好不好嘛？」

我刚说完，欢欢像是听懂了我的话，并拒绝了我。连带着也不想搭理我的样子，从我怀里跳了出去。

我赶紧去追。

欢欢动作敏捷，蹦跶到了江子辰的房间。

那个房间，哪怕是之前暂住，我也从来就没有进去过，里边窗帘紧紧拉住，黑漆漆的。

我撞起胆子，走进去找欢欢。

打开灯，欢欢趴在一张凳子上。我无奈上前抱住它，无意间瞥见了旁边桌子上的资料。

都是关于我的。

我的目光就此吸引，一张张翻看。

我喜欢的颜色，口味……还有许多我的照片，从照片的拍摄角度来看，应该都是偷拍下来的。

他对我了如指掌，是因为他调查并跟踪过我。

如此想来，当初我在大街上拉他去登记，也不是偶然了。

这比他是鬼更让人觉得可怕。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决定将一切都弄清楚。

门口传来响声，我抱着欢欢离开了他的房间。装作若无其事跟他打招呼，再装作若无其事跟他告别。

调查得差不多的时候，爷爷突然出事了。

其实也不过就摔了一跤，可爷爷年纪大了，老人家哪儿经得住摔？

从小爷爷就对我很好，弥留之际，他拉着我的手问：「小凉呀，你的老公呢……他对你好不好，怎么都不见……都不见……」

我想用江子辰工作忙来推托，可爸爸含着泪对我说：「爷爷要不行了，你让小江来一趟吧！」

江子辰接到我的电话之后，停了好久，久得我都以为他要挂电话的时候，他问：「苏凉，这是交易吗？」

我一向不喜欢欠别人什么，刚才求他的时候我也同时保证完成他一个心愿。

我知道自己刚刚的话让他误会了，正想补救，江子辰问我：「如果这是交易，那么，我来见爷爷一眼，你能重新嫁给我吗？」

我想了想，妥协了一半，「如果你能来见爷爷一面，那么，我可以陪你一个月，只能一个月。」

「好。」

爷爷安详地走了。这期间，江子辰自始至终陪在我身边。

随后，我向公司请了年假，回到了江子辰的家里。

这一个月，我的头发慢慢蓄长，拢在了脑后。不开口的时候，看起来就像一个安静的美少女。

我给屋子换上了好闻的薰衣草香薰，客厅的唱碟中，飘出古典的钢琴曲……

我温温柔柔地笑，穿着粉嫩的小裙子，和江子辰说话的时候将脑袋轻轻地挨在他的肩头……

一个月的时间，真的很短，但足够了。

月底那天的下午，我拉着江子辰的手，说得推心置腹：「子辰，我们分手吧。」

他看我，摇摇头，说：「好。」

我笑了：「子辰，谢谢你曾经爱过我！这就足够了，你的余生那么长，你该有新的生活，何必为了我，止步不前呢？」

他情绪有些崩溃，头埋下，抽泣不止，「对不起对不起……」

我没有接话，差点要跟他一起哭起来，说不清是因为共情能力太强还是因为我本来就很难受。

我的心脏随着他放肆的哭声变得抽疼，疼得捏紧了他的肩膀，「她会原谅你的……」

他这才抬头看我，像是从梦境中醒来。眼眶红肿，中间蓄满了潮湿的水雾。下定决心一样朝我点头，「苏凉，谢谢你！」

事实上，江子辰不必说对不起，因为他没有忘了那个人，他虔诚地怀念着她，保护着她留下来的心脏。甚至是心脏的新主人。

也不必说谢谢你，因为我就是那颗心脏现在的主人，我的第二条命，是他和他女朋友给我的。

但是我还是什么也没说，因为我没有任何立场。

这一个月陪伴或许并不足以让他放下，但至少，他后来承诺，就算是为了父母也要撑下去，好好生活。

我离婚的事还是被爸妈知道了，他们又开始催促我去相亲，我重新开启了和他们斗智斗勇的模式，成功将自己熬成了一个老

姑娘。

江子辰成了我的一个朋友，偶尔联系，问声安好。

三十八岁生日的那一年，凌舒如看了眼江子辰快递给我的礼物问我：「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？当年你还说他是鬼来着……这些年，你每年生日都给你礼物，我总感觉他对你有意思，他不是也还没结婚，但你们……」

「我们不会在一起的。」我看了一眼不远处打滚的欢欢，打断了凌舒如的絮叨。

其实，欢欢真正的主人，从来就不是江子辰，所以后来，江子辰将欢欢送给了我。

「为什么呀？」

移植心脏，研究能够存活的年限是十年，虽然我现在还挺精神的，但说不准哪天我就告别这个美丽的人世间了……

这个秘密，我藏了那么多年，现在不说，以后可能也没机会说了。

隔了十年之久，再说这些，仿佛是在说别人的故事。

「我的心脏，是江子辰未婚妻的。」

凌舒如端在手里的蛋糕都要掉了。

「他未婚妻出车祸的手术，是他老师做的，当时他也在」

据说从手术室走出来后，他整个人就崩溃了，原本他们还有一个半月就要结婚了。

老师对他给予厚望，可因为这件事，他放逐自己，一蹶不振，老师生气又无奈，甚至都不让科室的人提起他的名字。

我慢慢去回忆当初我去医院寻求真相的情形，好像就在昨天。

小护士本来要说的应该是：死了未婚妻的江医生。

「可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他还没放下吗？」

「放下了吧。」我猜测着回答。

我猜，从我变成了他未婚妻的样子离开的那一日开始，他就已经放下了，所以这些年来他才能潜心工作，事业有成。

凌舒如说江子辰肯定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他，她一眼就能看出来。

可我已经是将死之人了。我淡淡地看着凌舒如，笑道：「不行，我死的时候，一定是你来帮我收尸！」

凌舒如一巴掌拍开我，眼眶红红的，「滚蛋！」

我有些惆怅，曾经我觉得生死无常，没什么好计较的，现在我竟然生出了不甘，一丝一缕缠绕在我心头。

这些年，他会送我柠檬味的香氛，带我去摇滚音乐会，我们出去吃饭，他从不会给我点虾……他知道我是苏凉。

可即使他爱我，也不会和我在一起。

我也不会。

凌舒如端着酒杯对我感慨：「苏凉，今晚月色很好。」

我点点头赞同了她的话，并回答她：「以后的月色也一样很好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